



這幅【聖母安眠】壁畫，來頭不小。是由畢卡索的弟子，曾獲頒西班牙國家特殊繪畫獎的畫家 Kiko Arguello 以東方教會傳統聖像畫(Icon)的藝術風格所繪。

這幅畫描繪的是當聖母瑪利亞的塵世旅途結束時，十二位宗徒從世界各地趕回來，為耶穌在十字架上託付給門徒們的這位母親奔喪，伯多祿（彼得）坐在靠近她頭的地方，若望（約翰）則在靠近她腳邊的地方，其他的人圍繞在她的身邊。中間上方畫著耶穌抱著一個小女孩（代表聖母瑪利亞的純淨靈魂），將她交託給畫中右側身旁的總領天使（天使長）聖彌額爾（米迦勒）。左側後面三位儆醒著的童貞女代表教會，呼應聖經上的記載，耶穌復活後首先顯現給女性。這幅偉大的作品，全世界只有兩幅，一幅在西班牙馬德里 El Transito（聖母安眠）教堂；另一幅在台南的二空天主堂。關於這幅畫，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，就是在我家客廳的牆上也有一幅【聖母安眠】圖，那是我 2012 年送給太太的結婚卅一週年禮物。

雖然這樣的禮物，似乎既不夠浪漫，更不適合在慶祝結婚週年時送給太太。話說，卅二年前我們選在八月十五日結婚，適逢陰曆七月十六日，正趕上了中元鬼節的次日。關心我的朋友們都勸告我——鬼門大開，結婚不宜。那時我是非常堅定的無神無鬼論者，聽到朋友善意的勸言，我總是不屑地哈哈大笑說：「誰怕誰？惡鬼怕惡人！」結婚後，我當然安然無恙，也把朋友的勸言只當作笑談。四十歲領洗後，才知道原來八月十五是天主教會慶祝聖母升天的大節日。東方的教會，早在公元第六世紀就已開始慶祝這個日子（這節日的希臘原文是 Dormitio 意為「過渡」或「安眠」）；到第七世紀初，這個習俗傳入羅馬天主教會。到第八世紀末，教會才將這節日正式命名為「聖母升天節」（Assumption）。到二十世紀中葉以後，我才開始慶祝我的這個「結婚紀念日」。至此，我終於大澈大悟，原來我不怕惡鬼（只怕老婆），惡鬼怕的也不是我這個惡人！

2012 年四月回台省親及度假時，可愛的阿扉妹妹邀我們到台南作客，不但安排我們借宿在靈氣鬱秀的碧岳修院，還帶我們去二空天主堂參觀這幅著名的【聖母安眠】壁畫。畫是繪製在一片弧形磚牆上，圖寬 7.86 公尺；高 2.81 公尺。目睹名畫，我深切感受到那種鮮明飽滿，象徵天主是光(若望壹書一 5) 的金黃色彩，照耀著聖母，也照耀著我們。

當天因為不是主日，又是黃昏時分，教堂中十分寂靜。一位住在堂區的拉丁美裔修士看到我們，就熱切地與我們寒暄。突然修士像是想起了什麼，要我們等他一會。他匆忙地跑回寢室，回來時手上拿著一個紙卷要送給我們。攤開來，是一幅製作非常精美，具體而微的【聖母安眠】圖。修士說，這是兩年前他們的聖堂改建及壁畫完成後，主教來祝聖時，他們特別從西班牙訂製的限量紀念品。他只保有一幅，但他要送給我們這個遠道而來的客人。在我們雜亂沉重的行李中，要把一張面積不小的畫毫無折損的從台南帶回台北，再漂洋過海的帶回美國，其實是不太容易的事。我曾想過，應該把這禮物讓給台南東道主的阿扉，既省了麻煩，也合乎禮數，但我對這畫實在愛不釋手，還是厚著臉皮把它私吞了。

打包行李向來是我的工作，但為了怕太太叨念我，老是不嫌麻煩的收藏些像女兒的第一雙小鞋之類無用的紀念品，我只能想盡辦法，仔細的將畫包裹好，放在行李箱中。回美之後，太太似乎已忘了這幅畫，也許根本不知道我把它帶了回來。我喜愛這畫，到了有些著迷的地步了。为了更好的保存這畫，我把它送到專業店裡去裝裱加框。人工昂貴的美國，專業裱畫店比香港專放高利貸賭債的「大耳窟」慈善不了多少。

回美後不到四個月，八月十一日的清晨，突然傳來母親病逝的噩耗。幾天後，就是我們結婚三十一週年的日子，在母喪的極度哀痛中，我無法啟口像過去的三十年一樣，向太太說聲，「週年快樂」。但我想到了這幅【聖母安眠】圖。那鮮明飽滿的金黃色彩帶给了我極大的安慰。原來，死亡不只是悲劇，也是值得歡欣感謝的永生的起點。當晚我們重讀了三十多年前我們在教堂許下的誓願。其實那時我們不知為何會選在八月十五，更不懂得如何「將全部的生命與愛情奉獻給你」。攜手走過了三分之一個世紀，我才懂得，從「這事怎能成就？」（路一 32），到「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！」（路一 32），這中間就是從死亡到升天的歷程。

我把裱裝好的這幅圖，送給太太，也送給我自己。在那個哀傷與喜悅的日子，還有什麼比這幅圖是更恰當的禮物呢？（王念祖 部落格 2013）

